

379.55
2742
1

世界文學名著

雷 雨

阿斯德洛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STORM

學大旦隕立國

A OSTROVSKY

★ 書 圖 ★

Translated by

室 亮 ENG 耶 史 歷

To My Dear

June

G. V. H. April

世界文學名著

雷

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國難後第一版

周

三四九上

◆(S103.4)

世界文學名著
雷 雨 一 冊

Storm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 Ostrovsky

譯述者 耿濟之

發行兼印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葉安定)

在場人物表

沙魏爾·波洛闊費維奇·提闊意 商人，城中的有名人物。

鮑里司·格里郭里維奇 其姪，年很輕，極有學問。

瑪佛·意格挪奇夫納·卡彭諾瓦 富商之婦，已寡。

奇虹·伊溫男慈·卡彭諾夫 其子。

卡答隣 其妻。

瓦爾瓦拉 奇虹的妹子。

庫里斤 下等商人，自習的鐘錶匠，且發明出一種機器。

滑娜·庫得略慈 少年人，提闊意的會計員。

莎布金 下等商人。

費克陸薩 旅行的婦人。

格拉沙

卡彭諾瓦家中的使女。

此外還有一位帶着兩個僕役的貴夫人，年七十歲左右，半瘋半癲的樣子，和城內許多男女居民。

事實發生在加連諾夫城內，伏爾喀岸上，夏天第三四幕間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爾喀高岸上的公園，伏爾喀上游的村景，臺上放着兩把石凳，並且還栽着幾棵樹。
庫里斤坐在凳上，向着河流看望。庫得略慈和莎布金正在那裏閒逛。

庫里斤（唱着歌）「平原的中間，高山的上面……」（停唱）怪事，真應該說是怪事！庫得略慈喂，老弟，我五十年來每天早晨看望那伏爾喀河，卻終看望他不厭。

庫得略慈 怎麼啦？

庫里斤 異乎尋常的景色！美啊！精神快活極了！

庫得略慈 難道果真麼？

庫里斤 簡直是快樂！你卻說「難道果真」的話！你看望起來，一點也不明白那瀾瀾在

自然內的是何種的美。

庫得略慈 唔，還同你有什麼話說呢！你是個古怪的人，你是個化學家。

庫里斤 機器匠，自習的機器匠。

庫得略慈 那全是一樣的啊！（靜默了半天）

庫里斤 （向傍邊指着）看着，庫得略慈兄弟，誰在那裏搖手？

庫得略慈 這個麼？這個是提郭意在那邊罵他姪子呢。

庫里斤 找得了好地位了！

庫得略慈 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得着這種地位。他還怕誰啊！鮑里司也就够使他犧牲，

所以他騎着他走着。

莎布金 像我們這裏提闊意這般愛罵人，那正是少有的啊！無緣無故便咒罵起人來。

庫得略慈 銳勵的鄉人！

莎布金 卡彭諾瓦也是個好貨。

庫得略慈 那個女子至少還能假借着慈悲的樣子，至於這個人卻連根壞起！

莎布金 沒有人去禁阻他，所以就讓他這樣咆哮了！

庫得略慈 可惜像我這樣身材的少年很少，要不然，實在可以羞辱他一番。

莎布金 你怎麼辦呢？

庫得略慈 好生驚嚇他一下。

莎布金 怎麼辦呢？

庫得略慈 找到四五個人，在一條胡同裏逼着同他氣惱惱的講話，他立刻就能害怕得好比棉花一般。我們也不必加入，祇須在傍邊走着，望着罷了。

莎布金 他一定想把你送到兵營裏去。

庫得略慈 他想想，卻並不真送，所以這個是不要緊的。他決不會送我，因為他覺得我必不賤賣自己的腦袋。這個樣子你很害怕他，我卻敢同他直說出來。

莎布金 是麼？

庫得略慈 怎麼叫做『是麼』呢？我認自己是粗魯無禮的人，爲什麼他要把持住我呢？一定是他需要於我，這樣，我就不怕他，讓他來怕我就是了。

莎布金 彷彿他已經不罵你了麼？

庫得略慈 怎麼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了的。但是我決不讓他說一句話，我還他十句話；雙方面痛罵了一會，也就完了。不，我是決不在他面前奴伏着的。

庫里斤 同他計較作甚麼？不如忍受着罷。

庫得略慈 唔，你既是這般聰明，你就先教給他禮節，然後再教給我們罷！可惜他的女兒年紀還輕，沒有一個是大的。

莎布金 怎麼啦！

庫得略慈 我便可以藉此恭維他了！（提闕意和鮑里司走將過來，庫里斤脫帽。）

莎布金 （對着庫得略慈）我們不如往傍邊去，躲開他一點。（走開）

提闕意 你這討厭東西，又來了！寄食的人快給我去罷！

鮑里司 是節期；當然要回家來。

提闕意 你可以隨便找到你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我屢次對你說：『你不要到我這裏來！』

你總是不明白！難道你的地位還少麼？無論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你這個可惡的東西！你怎麼像木柱似的站着！不對你講過話了麼？

鮑里司 我已經聽見，還叫我怎麼辦呢。

提闕意 （看着鮑里司）你去罷！我不願意同你這種奸滑的人講話。（行走）太討厭了，（吐唾了一下，便走開來了。）

庫里斤 先生，你同他做什麼事情？我們簡直的不明白。你願意住在他那裏，卻受他的氣。

鮑里司 什麼叫做願意，庫里斤！那是不得已的。

庫里斤 請問你怎麼叫做「不得已」？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鮑里司 怎麼會不說呢？你們認識我祖母昂費薩，米海洛夫納麼？

庫里斤 唔，怎麼會不認識！

鮑里司 我祖母很不愛我父親，因為他娶貴家女為妻。因此我父母便住到莫斯科去。

親說他三天不住在家鄉，人便說變野。

庫里斤 決不野！這個說什麼！應該有大習慣纔好。

鮑里司 父母在莫斯科好生的教養我們，在我們身上一點也不惜着錢，送我到商業專門學校去讀書，又送我妹子到寄宿學校去，不惜兩老忽地死於虎疫，我們兄妹便成了孤苦無告的人。以後我們聽見說這邊祖母也死了，曾留下遺囑吩咐我伯父等到我們成年的時候，分給一部分財產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里斤 什麼條件？

鮑里司 如非我們對他恭敬。

庫里斤 這樣說，你們永遠未曾見過這筆遺產。

鮑里司 不，這個還不要緊！他以前十分磨折我們，隨他的心願多方來辱罵我們，卻至終一點也不給我們；就是給，也是很少的。嘴裏還要說這是他的恩惠，並不是應該得的。

庫得略慈 這個遺囑立得很有意思。就說你能够對他恭敬，難道還有人禁止他說你不

恭敬麼？

鮑里司 唔，他現在有時還說：『我有自己的兒女，爲什麼我要給別人家的兒女錢呢？我恐怕因此反要使我自己的兒女受起冤屈來！』

庫里斤 先生，這樣說，你的事情很不好啊。

鮑里司 如果我祇是一個人，那還不要緊！我可以拋棄一切，離開這裏。但是我很憐惜我的妹妹，他也竟打算把我妹妹趕走，但是母親的親屬不答應，寫給我信說他病了。他在這裏的生活怎樣，那正是不堪設想啊！

庫得略慈 這是自然的。難道他還明白待遇麼？

庫里斤 你住在他那裏的情形怎樣？

鮑里司 也沒有怎麼樣，他說『住在我這裏，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得我願意給你的錢。』

每年隨他的意思同我算一下帳。

庫得略慈 他就是有這樣的規矩，我們誰都不敢爭論薪水，祇是暗地裏罵他。他說：『你

「怎麼會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難道你能知道我的心靈麼？也許我一下子高興起來，給你五千盧布。」那末你去給他說罷！不過他大概一世也遇不到一會是高興的。

庫里斤 先生，這有什麼法子呢？應當想法子使他喜歡。

鮑里司 這件事情簡直的不可能。自己的兒女都不能夠取他的歡悅；也不必提到我那一方面了！

庫得略慈 他的一生既然根據在罵人上面，誰還能取他的喜悅呢？並且關於銀錢的事情更加厲害；算起帳來不帶着罵是算不成的。他除去罵人以外，沒有第二件快樂事情。誰要在早晨惹起他怒氣來，那就倒霉了！一天對待許多人都正言厲色起來。

鮑里司 我伯母每天早晨一定要向許多人帶淚哀求道：『先生，不要惹怒他！好孩子，不要惹怒他！』

庫得略慈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祇要到市場上去，就完了！他把許多鄉下人都一一的罵起來，就是求他賠償損失，沒有罵終是不成功的。

莎布金 一個家兵。

庫得略慈 什麼兵？

鮑里司 最不好的：當他受那爲他所不敢罵的人的辱罵時，家裏人就倒霉了！

庫得略慈 唉，真可笑！有一次在伏爾喀河渡船上，一個驃騎兵把他惡罵了一頓。那真成了奇事了！

鮑里司 家裏人怎麼辦呢！從那天起有兩星期，家裏人全躲在樓上，和雜具室內。

庫里斤 怎麼？許多人連晚課禱都不舉行麼？

（幾個人在舞臺上深處走來走去）

庫得略慈 莎布金，我們散步去做什麼？站在這裏（鞠躬而行）

鮑里司 唉，庫里斤，我住在這裏十分困苦，一點也沒有習慣。全看着我都十分生疏，彷彿

我在這裏是個局外之人，能够妨礙他們的事情。我明白這個全是我們俄國的鄉土，卻終住不習慣。

庫里斤 先生，你是再也不會習慣的了。

鮑里司 爲什麼緣故？

庫里斤 先生，在我們這個城裏風俗極其殘忍！在下等商人一階級裏，你除去粗魯和赤貧，看不見別項情形。我們也永不能夠脫離這塊硬皮。因爲誠潔的勞力還換不到那够你生存的麪包。誰有錢，誰就能竭力壓制貧人，用他的勞力來使自己多賺銀錢。你不自白，你伯父回答那警察長的話麼？許多鄉下人到警察長那裏去控告說他同人算帳沒有一個人不吃他的虧。警察長便對你伯父說道：『沙魏爾，波洛闊維奇，你好生同鄉下人算一算帳。每天總有許多人到我這裏來控告！』你的伯父就一邊拍警察長的肩，一邊說道：『我們還值得談這種小事情麼？我這裏每年人經過得很多；你想：我每人少給他們一個哥幣，我一年來就能積下好幾千盧布，那末我多好啊！』你看這個樣子，怎樣叫人過活呢？對於商業大家互相破壞，不但因爲利慾，還是爲着妒忌的念頭。既然互相仇恨，便把那幾個喜歡喝酒，愛打官司的人誘引到自己屋裏來。這種人的臉面早就喪

失將盡，所以便由他們的喉便，把惡毒的言詞架到那爲雇主所仇恨的人身上。於是就發生訟事，使許多人受苦。在這裏打着官司還不够，卻又跑到省城裏去，那邊也早就有人等着，快快乐樂的拍着手兒，來歡迎他們。故事說得很快，事情卻做得並不算快；給他們辦理便罷，給他們延引着，卻也沒有法子；並且他們還喜歡把日子延長起來，他們需要的就是這樣。他們說道：「我固然受損，他也總要化錢。」我打算把這些事情做一首詩來描寫他……

鮑里司 你會做詩麼？

葉蒙托夫

庫里斤 先生，不過按着舊調能够做幾首罷了。從茵門托夫和台柴文起……洛莫諾沙

甫是賢智的人，是自然的試驗者……他們的出身也並不十分貴重，祇同我們一般。

鮑里司 你不妨寫將出來。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庫里斤 怎麼能呢！他們能吃人，吞活人，我這樣亂說也就很够；我是愛談話的人，我還打算把家庭的生活給你講一講；但是到以後再說。那些事情也全是耳邊聽來的。（費克

陸薩同着一個婦人入)

費克陸薩 啊，好看極了！奇怪的美！還有什麼說的呢！你們實在住在天堂上面！各種商人都是很客氣的，很慈善的！有一種豪俠之氣，並且十分慷慨！我滿意極了，喜歡極了！他們對於我們這種游行人更加優待，其中以卡彭諾夫家爲最好。(走去)

鮑里司 卡彭諾夫家麼？

庫里斤 先生，那是乞食的人！肯分給乞丐，卻鄙吝在自己家人身上！(不言語了一會)

先生，我打算發明出一種機器！

鮑里司 你打算怎麼辦呢？

庫里斤 先生，怎麼啦！英國人都肯給一百萬盧布；我一定將所有銀錢用在社會上面，作扶助的費用。那些下等商人應該給他工做。否則，他們有手，卻做不了工。

鮑里司 你希望發明機器麼？

庫里斤 先生，一定的！現在我正化着錢做模型。先生，再見罷！(下)

鮑里司（一人自言）這樣迷惑真覺得可憐！他真是個好人！自己幻想是個有幸福的

人。我卻消磨自己一生於貧困之中。我已經和死人一般，腦筋裏卻還想着傻主意！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還有兒女溫柔的想頭麼？被人趕逐，被人毆打，還想着戀愛。愛誰呢？愛那連說話都還够不上的婦女。（不言語了一會）無論你心裏怎樣願意，在我腦筋裏面終是除他不去。那不是他麼！正同丈夫走着，傍邊還伴着他的婆婆唔，我不是傻子麼？往傍邊看去，趕快回家罷。（下。卡彭諾瓦，奇虹，卡答隣和瓦爾瓦拉入。）

卡彭諾瓦 如果你願意聽從你母親的話，那末你就走到這裏來，做我所吩咐於你的事情。

奇虹 母親，叫我怎麼能聽從你的話呢？

卡彭諾瓦 現在人對於老人都不是很敬重。

瓦爾瓦拉（自語）不敬重你，便怎麼啦！

奇虹 母親，大概我也並沒有出過你意志的一步。

卡彭諾瓦 現在兒女對於父母簡直沒有敬重的意思；你雖然親眼沒會見過，親耳沒會聽過，我終是要使你相信這句話的！你終要記得那母親爲着兒女要受多少的病。

奇虹 我，母親

卡彭諾瓦 如果母親受着什麼委屈，由你自己設身處地看起來；能够忍受得下麼？你以爲怎樣？

奇虹 母親，我什麼時候不爲你受着委屈呢？

卡彭諾瓦 母親已經老了，傻了你都是年輕人，聰明人，也不應該同我們這些傻子作難。

奇虹 （嘆氣）（往傍邊說）唉，真要命！（對着母親）我怎敢這樣想呢！

卡彭諾瓦 父母對待你嚴厲，是爲着愛；父母罵你，也是爲着愛，總歸一句話是教你好。但是現在卻不喜歡了。兒女常在人前說他母親怎樣不好，怎樣不給他出路，因爲不用什麼話來取悅於媳婦，便張揚出去說婆婆簡直的虐待兒婦。

奇虹 母親，誰曾說過你壞話？

卡彭諾瓦 這個到沒曾聽見，沒曾聽見，我不願意說謊話。如果我聽見了這種話，我也不會來同你這樣說。（嘆氣）唉，重大的罪孽！剛講着近乎良心的談話，便發生罪孽，生氣起來，你不妨說你所願意對我說的話，也沒有人來阻止你不說。

奇虹 你不要這樣說……

卡彭諾瓦 得了，得了，不要假慈悲！罪孽！我早就看見你愛你妻子勝於母親，自從你娶親以後，你那原先的愛情也早就泯滅殆盡了。

奇虹 母親，你從何看出來呢？

卡彭諾瓦 什麼地方都能够看出來！你母親眼睛裏固然見不出什麼來，他心裏頭都能覺會出來，他的心就如同預言家似的，什麼都推測得出。至於你妻子怎樣離開我母子，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奇虹 母親，不對！不是這個樣子。

卡答隣 母親，在我一方面看來，自己親母和你老人家，那都是一樣的，並見奇虹還很愛

你。

卡彭諾瓦 人家既然沒有問到你，你還是給我靜默着罷。你切莫忘記，他還是我的兒子！爲什麼那眼睛骨碌碌直轉！要叫人看出你愛你丈夫麼？那個我們也早就知道，你那眼睛就能給別人指出這種情形來。

瓦爾瓦拉（自言）已經找到那可以讀書的地方了。

卡答隣 你對於我這種話是白說的。無論在人前，或不在人前，我總是一樣，一點也顯不出什麼區別的地方來。

卡彭諾瓦 我也不願意提起你這個人；這些話也就够了。

卡答隣 你固然說這種話，但是你爲什麼要辱我呢？

卡彭諾瓦 啊，好個鄭重的小鳥！你現在已經受着委屈了。

卡答隣 誰願意忍受這種虛罪呢！

卡彭諾瓦 我知道不以我的話爲然。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與你並不是外人。談到你身

上我的心就痛得要命。我早就看出你願意自由，還須請你等着，等到我不在世的時候，再得自由去罷。那時候你就可以隨心所欲，因為已經沒有長輩壓在你的頭上。可是那時候你也許要憶念起我來。

奇虹 我們爲你日夜祈禱上帝，求他賜康健和幸福給你，凡百事情都得勝利。

卡彭諾瓦 得了，別說這種話罷。也許你在沒娶親以前，還愛你母親。但是現在你的妻子這樣年輕貌美，還能有我在眼睛裏麼？

奇虹 這個彼此不相妨礙。對妻子自有妻子的情分，對母親也自有相當的敬意。

卡彭諾瓦 那末你能把妻子代替你母親麼？我——世也不信這個話。

奇虹 爲什麼我要代替呢？我兩方面都愛。

卡彭諾瓦 好好，話說得真漂亮！我也明白我是你的阻礙物。

奇虹 隨便你怎樣去想罷。反正是你個人的自由。不過我生在世上不知道怎麼這樣不幸，竟一點也不能夠使你喜歡。

卡彭諾瓦 你怎麼這個樣子？你是個怎樣的丈夫？你看看你自己！你妻子以後還會怕你麼？

奇虹 做什麼要他害怕呢？他能夠愛我，我就覺得很好了。

卡彭諾瓦 怎麼，爲什麼害怕呢！怎麼，爲什麼害怕呢！你發狂了麼？你都不怕，也就誰都不來怕我了。那末家內還有什麼秩序呢？你是同他生活在法律範圍裏的。據你的意思，法律沒有什麼道理麼？你腦筋裏既存着這種傻思想，最好不在他面前，也不在姊姊和丫頭面前說出來；你姊姊還要出嫁；如果他聽從了你的話，以後他丈夫還要感謝我們的好教訓呢。你看你這個人真傻卻還想得着自由的生活。

奇虹 媽媽，我並不願意得着自己自由的生活。我怎麼能自由生活呢？

卡彭諾瓦 那末據你的意思，老應該同妻子和愛麼？也不必向他喊嚷，並且恐嚇他麼？

奇虹 是，我母親……

卡彭諾瓦 (惱怒) 如果他引情人來呢？據你的意思，也沒有什麼要緊麼？啊！你說！

奇虹 唉，得啦，母親……

卡彭諾瓦 （嚴冷的態度）傻子（嘆氣）同着傻子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不過是個罪孽罷了！（不說話了半晌）我回家去了。

奇虹 我們也立刻就回去，在夾樹道上散步一下。

卡彭諾瓦 唔，隨便你罷，不過不要讓我久候着你們！我是最不喜歡這個樣子的。

奇虹 不，母親！不會這樣。

卡彭諾瓦 這就得啦！（去）

奇虹 你看，我老因為受母親這樣的臭罵！這是怎樣的生活呢？

卡答隣 這個我有什麼錯處呢？

奇虹 誰錯不錯，那我也就不知道了。

瓦爾瓦拉 你知道什麼啊！

奇虹 他已經說盡了：「你娶可以娶，我卻不能看你做已娶妻的人。」現在他盡力壓迫

着我，不給我一條出路——那全是因為你的緣故。

瓦爾瓦拉 難道他有錯麼！母親已經向他攻擊，你又是這樣，卻滿口說着你很愛自己的

妻子，真叫我看着你發愁呢。（回過身去。）

奇虹 這叫我有什麼法子辦呢？

瓦爾瓦拉 你既然一點也不懂得，不如靜默着不說話。你站在這裏做什麼事情？一看就

知道你是個傻子。

奇虹 唔，那末怎麼呢？

瓦爾瓦拉 誰知道你怎麼，打算到提關意那裏去，同他喝點酒，不是這樣麼？

奇虹 你猜着了。

卡答隣 奇虹，你趕快回來，不然，媽媽又要罵了。

瓦爾瓦拉 你實在也太活動了，這就什麼！

奇虹 這也不要緊啊！

瓦爾瓦拉 我們真也極不願意因為你受一頓罵。

奇虹 我立刻就來，請你們等一下罷。（去）

卡答隣 瓦爾瓦拉，你不憐惜我麼？

瓦爾瓦拉 （眼往傍邊看去）大概是很可憐的。

卡答隣 這樣說，你愛我麼（親吻起來）

瓦爾瓦拉 怎麼我會不愛你呢！

卡答隣 唔，謝謝你！你這樣可愛，我死也要愛你。（停頓了一會）你知道我心裏想些什

麼事情？

瓦爾瓦拉 什麼事？

卡答隣 人爲什麼不會飛呢？

瓦爾瓦拉 我不明白你說的話。

卡答隣 我說：人爲什麼不像鳥兒似的飛呢？我有時覺着我是一隻鳥兒。當站在山上的

時候，便能拉着你飛起來。這樣跑了幾遍，舉着手，便飛去了。現在不要試一試麼？（打算跑起來）

瓦爾瓦拉 你想些什麼？

卡答隣 （嘆氣）我真會跑啊！我在你們家裏簡直束縛得要死。

瓦爾瓦拉 你想着我看不出來麼？

卡答隣 我那時候是怎樣的人啊！我未嫁的時候，住在家裏十分享福——一點也沒有憂愁，正彷彿自由的鳥兒一般，母親極其溺愛，把我粧飾得如同木偶一般的美麗，也不強迫着我做工；我願意做什麼事，便做什麼事。你知道我做姑娘時生活的情況麼？我現在就對你談一下子。我起身得很早；夏天的時候，早晨先洗個澡，便拿着水，在家裏灌花。我家裏花草很多，以後就同着母親到教堂裏去。許多旅行婦人和拜神婆時常住滿在我家裏。我們從教堂裏出來，到家裏坐着做起生活來，那些旅行婦人便在傍邊對我們講述他們的所見所聞，有時候還唱起詩來。飯前時候便這樣的過去。那些老婆全去睡

覺，我就在花園裏一人閒逛，以後就舉行晚課禱，晚上他們又說說故事，唱唱歌兒，這種生活多好啊！

瓦爾瓦拉 但是我們也是這個樣子的。

卡答隣 這裏總彷彿出於勉強。我至死也愛到教堂裏去！真彷彿到天堂上去一樣，誰都看不見，時候也不記得，也聽不見什麼時候禮拜完結。彷彿不過是一秒鐘的工夫。母親說全都看着我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在晴天時候那根明亮的柱子被日光照着，發出彷彿雲霧似的煙，我看見彷彿有許多天神在這柱上一面飛着，一面唱着。有時候我深夜裏起來，——我們家裏晚上都點着燈睡，——躲在屋角裏面，一直祈禱到天明。有時清早起來，到花園裏去，那時候太陽剛出，便跪在地上，一面祈禱，一面哭，自己也不知道哭的是甚麼，祈禱的是甚麼；後來有人來尋覓我，便把我拉起來了，那時候我祈求些什麼事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我一點也不需要什麼，所有事情全很滿足。並且我還做許多夢。有時候夢見一座金殿，或是那奇異的花園，全唱着平生未曾聽見過的

聲音，那些山和樹都不和尋常所見的一樣。有時候彷彿我意會在天空裏飛起來。現在有時候也做夢，卻很少見，並且做的也不是這樣的夢。

瓦爾瓦拉 這怎麼啦？

卡答隣 (停頓了一下) 我也快死了。

瓦爾瓦拉 得啦，你怎麼啦？

卡答隣 不，我想我也快死了。唉，我竟全發生出這樣不好的事情。這種事情我永遠沒有發生過。我彷彿從新生活纔好，或者……那我也知道了。

瓦爾瓦拉 你這是怎麼會事呢？

卡答隣 (拉他的手) 我竟害怕極了，我竟害怕極了！我彷彿站在深淵邊上，有人要把

我推下去，我也一點抵擋不住。(用手打着腦袋。)

瓦爾瓦拉 你怎麼啦？你康健着麼？

卡答隣 康健着……其實我不如生着……還好，要不然那就壞了。我腦筋裏常發生着……

種夢，永遠除不掉他。打算思想一下——意思又集不攏來，打算祈禱——又禱不成功。簡直弄得神魂顛倒，不知道怎樣纔好。晚上又睡不着好覺，耳邊時常彷彿有種細小的聲音那裏說着。原先做的夢如天堂上的樹和山，現在早就夢不見了，並且彷彿有人很熱烈的抱着我，帶我到什麼地方去，我便跟着他走着……

瓦爾瓦拉 唔？

卡答隣 後文我不能對你說：你是個姑娘啊。

瓦爾瓦拉 (四面望) 說罷！我比你還壞呢。

卡答隣 那叫我怎麼說呢？我覺得十分害羞。

瓦爾瓦拉 不要緊，說罷！

卡答隣 我在家裏既然這樣煩悶，不由得要逃走。於是心裏很想趁着我的自由，在伏爾喀河上游玩起來，坐在船上唱着歌，互相擁抱着……

瓦爾瓦拉 不過決不同丈夫。

卡答隣 你怎麼會知道呢？

瓦爾瓦拉 那怎麼會不知道呢……

卡答隣 唉，瓦爾瓦拉，我這個腦筋罪孽真大啊！可憐的我時常哭着，卻不知道究竟怎麼辦！我離不開這個罪孽，一點也離不開。瓦爾瓦拉，我愛一個別人，這件事情那是很不好，並且很可怕啊！

瓦爾瓦拉 我怎麼來判斷你呢！我還有自己的罪呢。

卡答隣 我有什麼法子呢！我的力量很不够用，真叫我沒有法子辦；並且憂愁也做不成什麼事情來。

瓦爾瓦拉 你怎麼啦？明天我兄弟大概要離開這裏；也許以後還能夠相見。

卡答隣 不，不，不應該，你怎麼啦！

瓦爾瓦拉 你怎麼這般害怕呢？

卡答隣 如果我能同他相見一次，我便從家裏跑開，一世也不回來了。

瓦爾瓦拉 你等着，那邊還能見呢。

卡答隣 不，不要對我說，我連聽都不願意聽！

瓦爾瓦拉 怎麼這樣呢！枯乾呢！既然爲憂愁而死，誰還來憐惜你呢！這樣等着罷。怎樣的不自自由把你磨折呢！（持杖的貴夫人入，兩個穿着三角帽的僕人跟在後面。）

貴夫人 美人們，你們在這裏做些什麼事？等着少年，紳士麼？你們高興麼？高興麼？你們的美使你們喜悅。美是往那邊去的！（指着伏爾喀河）往深淵裏去的！（瓦爾瓦拉微笑）笑什麼！喜歡什麼！（擊着杖兒）你們全將在滅不掉的火裏燃燒。你們全將在解不了的脂油裏沸騰。（臨去）看看，美在那裏呢！（去）

卡答隣 啊，他把我嚇死了！我全身抖索，彷彿對我說什麼預言。

瓦爾瓦拉 這老婦人，腦筋裏想些什麼！

卡答隣 他說什麼話？他說什麼話？

瓦爾瓦拉 全是胡說。說得全是些閒話。他對着誰都下預言。從小一生做着罪孽。他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甚麼話。他自己也怕死。他自己覺着害怕的，便用來驚嚇別人，就是城裏的小孩都躲着他，因為他時常擊着杖，對他們嚷道：『你們全將在火裏燃燒

啊！』

卡答隣（閉着眼）唉，不用說了！我的心都碎了。

瓦爾瓦拉 有什麼可怕的呢！他這老傻子……

卡答隣 我怕死了！他這個人彷彿老在我眼面前站着。（兩人靜默了半天）

瓦爾瓦拉（四面望着）怎麼兄弟還不來快下大雷雨了。

卡答隣（害怕起來）大雷雨啊！我們跑回家去罷！快一點！

瓦爾瓦拉 你瘋了麼！兄弟不來，怎麼能回家去呢？

卡答隣 不，回家去，回家去，不管他了。

瓦爾瓦拉 你怕什麼？大雷雨還遠着呢。

卡答隣 如果還遠，我們可以等一會兒；其實不如回去，不如回去啊！

瓦爾瓦拉 就是有什麼危險，到家裏去也藏不住啊。

卡答隣 那個總比較的好些，平安些；在家裏我可以對着神像禱告上帝！

瓦爾瓦拉 我竟不知道你怎麼這樣害怕雷雨，我卻不怕他。

卡答隣 姑娘，你怎麼不怕呢！誰都應該害怕，並不怕他打死你，卻怕那死神忽然臨在你那罪孽深重的身上。我並不怕死，不過我說這話以後，彷彿對着上帝一般的森嚴。這真

是可怕。不過我有什麼罪，那真是難說啊！（雷聲）唉！（奇虹入）

瓦爾瓦拉 哥哥來了。（對着奇虹）快跑罷！（雷聲）

卡答隣 唉，快，快！

第二幕

卡彭諾甫家之屋。格拉沙在那裏把衣裳收拾在包裹裏；費克陸薩入。

費克陸薩 可愛的姑娘，你鎮天做工！你做什麼事呢？

格拉沙 預備主人上道用的東西。

費克陸薩 有誰出去麼？

格拉沙 有人出去。

費克陸薩 去得長久麼？

格拉沙 不，不長久。

費克陸薩 唔，食桌布他還拿到這上用啊！主婦哭不哭？

格拉沙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

費克陸薩 他有時候不號哭麼？

格拉沙 不聽見什麼。

費克陸薩 我很願意聽誰哭得好聽！（停頓了一下）姑娘，你眼睛斜看着，做什麼啊！

格拉沙 你老愛互相譏諷。你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你不怕罪孽麼？

費克陸薩 我們人處在世上，是不能沒有罪惡的。可愛的姑娘，我還要對你說句話：你們普通人每人都有一個仇敵磨折着，我們這些奇異的人都有六七個，十幾個仇敵；便應該把所有那些仇敵都戰勝他，這是很難的啊！

格拉沙 爲什麼你們有這樣多的仇敵呢？

費克陸薩 仇敵妒忌我們能得着極正直的生活。但是我這個人一點也不亂說，我並沒有什麼罪過。我也許有一樣罪；我自己知道他有。我最愛吃食，唔，這個也沒有什麼！那是上帝派定的。

格拉沙 費克陸薩，你走得很遠麼？

費克陸薩 不，我因爲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夠走遠；但是聽見的事情卻還很多。聽說有些

地方沒有希臘正教的皇帝，『薩但』(Salyany)管理土地。在一個地方是土耳其的薩但瑪赫奴特做皇帝，在別個地方是波斯的薩但瑪赫奴特做皇帝，又聽說他們那裏可以隨便審判人民，所以無論那個訴訟都不公平。他們也不能夠正正直直的判斷一件事物，因為限於知識的緣故。我們的法律是公正的，他們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我們法律上認為是的，他們的法律到相反。那些審判官也都是不正直的，所以他們在呈文裏常寫道：『不正直的審判官，審判我罷！』還有一處地方所有人都帶着狗頭。

格拉沙 爲什麼都帶着狗頭呢？

費克陸薩 因爲他們那些人都不是很誠實。現在我還有點買賣事情，要到別處去一趟。我們再見罷！

格拉沙 再見罷！（費克陸薩出）還有這些地方呢！世界上真無奇不有啊！我們坐在這裏，簡直一點也不知道。還虧得有幾個好人；不，不，一個人總要聽聽清白世界上做些什麼事情；不然，死了也是個傻子啊。（卡答隣與瓦爾瓦拉入）

瓦爾瓦拉（對着格拉沙）把包裹拉到車上去，車已經來了。（對着卡答隣）從小就

把你出嫁，你自然不很像做姑娘時似的游逛；你那顆心現在還沒有穩靜呢。（格拉沙

出）

卡答隣 那是永遠不會穩靜的。

瓦爾瓦拉 爲什麼呢？

卡答隣 我天生就是這個樣子的！記得我在六歲的時候，一天晚上，家裏有個人不知道爲什麼事情把我羞辱了一下。我當時氣極，那時候正是晚上，我跑到伏爾喀河上去，坐在船上，把船慢慢放到河中去。第二天早晨人家纔找到我，那時候這隻船已經行了十里路了！

瓦爾瓦拉 唔，那些少年們看着你麼？

卡答隣 怎麼不看呢！

瓦爾瓦拉 你不已經愛上誰了麼？

卡答隣 沒有，不過笑了幾笑。

瓦爾瓦拉 卡答隣，你不愛奇虹麼？

卡答隣 怎麼不愛呢！我很憐惜他。

瓦爾瓦拉 不，你不愛。既然憐惜，就是不愛。不必這樣，應該說實話纔好。你隱瞞着我那是

無用的啊！我早就看出來，你愛着一個人。

卡答隣 （懼態）怎麼你看得出來呢？

瓦爾瓦拉 你說得真可笑！難道我是個小孩子麼？我現在給你個確實的證據：你每次一

見着他，臉上便要變色。（卡答隣低下眼來）難道不是……

卡答隣 （垂頭）唔，愛誰呢？

瓦爾瓦拉 你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嗎？

卡答隣 不，說出名字來！

瓦爾瓦拉 鮑里司，格里郭里維奇。

卡答隣 是他，瓦爾瓦拉，是他！但是你，爲着上帝……

瓦爾瓦拉 唔，你自己想想，我還會講給別人聽麼？

卡答隣 我不會哄騙人；我也不能夠瞞人。

瓦爾瓦拉 不有這樣那也不成啊；你須記得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固然不會騙人，但是在必要的時候總須學一下子。我昨天在那裏游逛，遇見他，同他談話。

卡答隣 （低着頭，不說話了半天）唔，怎麼了？

瓦爾瓦拉 他請我替他問好。他說他很可惜沒有地方相見。

卡答隣 （頭越發低將下去）那裏去相見呢！並且爲什麼……

瓦爾瓦拉 他很煩悶……

卡答隣 不要提起他了，請你不要提起他了！我真不願意知道他。我要愛我自己的丈夫。

奇虹，我終不變心向着別人！我自己都不願意想這件事情，你卻來驚擾我。

瓦爾瓦拉 那是誰讓你這樣的呢？

卡答隣 你也不必可憐我；我自己明白，我豈有願意想到他的道理；但是腦筋裏脫不了他，那也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祇要我想些事情，他這個人便彷彿站在我眼前。打算自己把自己損壞，卻總也不能。你知道現在晚上又有仇敵來驚擾我，這樣我也只得離開家裏了。

瓦爾瓦拉 你是個極聰明的人！據我的意思；你還是做你所願做的事情，不過應該稍爲隱密一點。

卡答隣 我不願意這樣。那有什麼好呢！我在能忍的時候，還不如忍着爲是。

瓦爾瓦拉 如果忍不住，那個你怎麼辦呢？

卡答隣 我怎麼辦呢？

瓦爾瓦拉 是，你怎麼辦？

卡答隣 凡我心裏願意的事情，我就辦去。

瓦爾瓦拉 你試辦去，這裏也有人要來咬你。

卡答隣 我怎樣呢！我走開，也就是了。

瓦爾瓦拉 你往那裏去呢？你是個有夫之婦。

卡答隣 唉，瓦爾瓦拉，你不知道我的脾氣！自然這件事情不見得會發生怎樣的不好。如果這裏有人推我，那人家也沒有力量來留住我。從窗下一跳，投在伏爾喀河裏。如果我不願意在這裏活着，那我就下活，誰都留不住我。（兩人不說話了半天）

瓦爾瓦拉 卡答隣，你知道啊！奇虹走了以後，你可以在花園裏睡，在那個亭子上。

卡答隣 爲什麼呢？

瓦爾瓦拉 這不是一樣的麼？

卡答隣 我很怕在不熟識的地方睡覺。

瓦爾瓦拉 那有什麼怕呢！格拉沙同我們在一塊兒。

卡答隣 那總是很害怕的！

瓦爾瓦拉 我並不要叫你，因爲我母親不許我一個人睡在那裏，所以我請你同我一塊

兒睡，並且我是很需要這樣的。

卡答隣（看着他）爲什麼你很需要呢？

瓦爾瓦拉（笑起來）我可以同你在一塊兒占卜。

卡答隣 這不是鬧玩笑麼？

瓦爾瓦拉 自然是鬧玩笑；難道實在的麼（不言語了一會）

卡答隣 奇虹在那裏呢？

瓦爾瓦拉 你問他作什麼？

卡答隣 並不怎樣，因爲他快要走了。

瓦爾瓦拉 他正同母親坐着，母親現在那裏磨折他，彷彿鐵切黑麥一般。

卡答隣 爲什麼呢？

瓦爾瓦拉 並不爲什麼，都正在那裏教訓他呢。出去旅行兩個星期，這是件隱密的事情！你自己想想，他的心正在那裏惱怒，說他兒子現在可以自由遊逛，所以他現在對他下

極嚴厲的命令，以後又引他到神像面前，讓他對神設誓說所有他母親吩咐的事情他都能照辦。

卡答隣 他就是自由，也彷彿被縛着一般。

瓦爾瓦拉 是，彷彿被縛着一般！他一出去，便喝起酒來。他現在固然唯命是從，卻一方面又在那裏想怎樣趕快從家裏逃身出來。（卡彭諾瓦和奇虹入）

卡彭諾瓦 唔，你記得我剛纔對你所說的話麼？應該緊緊記着！

奇虹 記得，母親。

卡彭諾瓦 唔，現在諸事都已齊備。馬也來了，你須好生的告辭一下。

奇虹 是，母親，是時候了。

卡彭諾瓦 唔！

奇虹 怎麼說？

卡彭諾瓦 你站着做什麼，難道連秩序都不知道麼？應當命令妻子當你不在家的時候

怎樣過活（卡答隣垂首向地）

奇虹 那個他自己會知道啊。

卡彭諾瓦 再說一遍！唔，唔，下命令啊！讓我聽着你吩咐些什麼事情！以後回來的時候，便問一問究竟全奉行了沒有。

奇虹 （對卡答隣立着）卡答隣，應該從母親的話。

卡彭諾瓦 你說，讓他不要對着婆婆無禮。

奇虹 不要無禮！

卡彭諾瓦 讓他尊敬婆婆，和自己嫡親的母親一般。

奇虹 尊敬婆婆，和自己嫡親的母親一般！

卡彭諾瓦 讓他垂着手兒，不要坐着像貴太太一般。

奇虹 我不在的時候，應當時常做工。

卡彭諾瓦 讓他不要眼睛直望着窗。

奇虹 是，母親，他幾時……

卡彭諾瓦 唔，唔！

奇虹 不要看着窗兒！

卡彭諾瓦 讓他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不要看着少年郎。

奇虹 母親，這個何必說呢！

卡彭諾瓦 （嚴冷態度）不要搗亂！應該奉行你母親所說的話（微笑）他所吩咐的話全是很好的。

奇虹 （不豫態）不要看着少年郎！（卡答隣嚴重的看了他一眼。）

卡彭諾瓦 唔，現在你們兩人隨便談一下子罷。瓦爾瓦拉，我們去罷！（兩人同出）

（卡答隣站在那裏，如同石像一般。）

奇虹 卡答隣，（停頓了一會）卡答隣，你不惱我麼？

卡答隣 （不言語了許久，纔搖著頭說）不！

奇虹 你怎麼這樣呢？，饒恕着我罷！

卡答隣 （還是那副神氣，慢慢的搖着頭兒。）隨便你罷！（用手掩着臉）他羞辱得我也够了！

奇虹 什麼事情全都記在心上，那末立刻便要成癆病。做什麼聽他的話呢！隨他怎樣說去！他怎樣說，你耳朵裏過一下子也就完了。唔，卡答隣，饒恕着我罷！

卡答隣 （鉤着丈夫的頭頸）奇虹，不要走！你不要走！

奇虹 這個不能啊！既經母親派我，我怎麼能不去呢！

卡答隣 唔，同我一塊兒去。

奇虹 （灑脫身體）那也不能。

卡答隣 爲什麼不能呢？

奇虹 同你一塊兒走那真不高興啊！你在這裏簡直已經使我十分倒霉！我好容易纔脫身出去，你又黏在我身上了。

卡答隣 難道你不愛我了麼？

奇虹 並沒有不愛，並且我怎麼會願意避開自己的美妻呢！你想想：我無論怎樣，總是一個男子；自然不能夠永世過着這種的生活。現在我知道兩星期之中可以沒有威嚴的教訓和各種衝突的事情，那末還能管到妻子嗎？

卡答隣 你說出這種話來，我還能愛你麼！

奇虹 話啊，話叫我說什麼話呢！誰知道你害怕些什麼呢！並且你還不是一個人，正同着母親呢。

卡答隣 你不要對我提起他來，你不要觸碎我的心！唉，我的罪過啊！（哭泣起來）叫我這可憐的人怎麼辦呢？叫我依靠着誰呢？唉，我要死了！

奇虹 你，得啦！

卡答隣 （走到他丈夫面前抱着他）奇虹，你不留在這裏，那末還是帶着我走；你須知我很愛你呢！（露出十分親暱的神氣）

奇虹 卡答隣，我不能帶着你走！這個不是親暱可以辦得了的事。

卡答隣 奇虹，你把我遺留給誰呢！你不在這裏的時候我一定愈加要吃苦了！

奇虹 唔，這是不能的事情，一點也沒有法子辦。

卡答隣 唔，那末這個樣子你須從我那裏取得一個厲害的誓言……

奇虹 什麼誓言？

卡答隣 就是這種誓言，能讓我不在家的時候不敢託詞同別個男子說話和相見，又能讓我除你以外再也不想別人。

奇虹 這是什麼意思呢？

卡答隣 請你安定我的心靈，請你爲我行個方便！

奇虹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話，叫我怎樣保證呢！

卡答隣 （跪將下來）讓我不見我父母啊！我沒有懺悔，便要死去，如果我……

奇虹 （抱起他來）你怎麼啦！你怎麼啦！真罪過啊！我簡直不願意聽！（卡彭諾瓦的聲

音說道：『奇虹，是時候了！』卡彭諾瓦，瓦爾瓦拉，格拉沙同入。

卡彭諾瓦 唔，奇虹，是時候了！快走了！（自己坐下）你們全坐着！（全都坐下，一句話也不說。）唔，再見罷！（他立起來，大家也全立起來。）

奇虹 （走到母親面前）母親，再見罷！

卡彭諾瓦 （用手指着地）跪下，跪下！（奇虹跪下，同他母親親吻。）你同自己妻子告別罷！

奇虹 卡答隣，再見罷！（卡答隣上前鉤着他的頭頸）

卡彭諾瓦 鉤着頭頸做什麼！又不是同情人離別！他是你的丈夫！難道規矩都不知道麼？

跪下去罷！（卡答隣跪下）

奇虹 妹妹，再見罷！（同瓦爾瓦拉親吻）格拉沙，再見罷！（同格拉沙親吻）母親再見罷！（鞠躬）

卡彭諾瓦 再見罷！遼遠的行程——多餘的眼淚！（奇虹出；卡答隣，瓦爾瓦拉，格拉沙隨

之出。

卡彭諾瓦（一人獨言）少年人怎麼會事呢！看着他們簡直的好笑！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規矩，更不懂得怎樣離別的法子。家裏有個老人在，那就好；他活着的時候，一家全由他維持。那些傻子全願意得着自由；但是自由一得，便要受惡人的凌辱，善人的笑談。自然也有人憐惜他們，但是差不多全訕笑他們。並且不笑也是不成的。請了客人來，不懂得怎樣安排法。便惹出許多人的笑來。並且他們還不願意到別人家裏去。一到別人家去，便厭煩起來，趕緊打算走開。老人死後到底怎樣辦；世界將要變成怎樣，那個我也不知道了。那還是不見他們，不管他們的好呢！（**卡答隣**和**瓦爾瓦**拉入）

卡彭諾瓦 你誇獎着說你丈夫很愛你；現在我也看出你的愛情來。別個賢惠妻子送他丈夫出去，頓整整號哭一個半鐘頭，躺在臺階上面，你卻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卡答隣 這個何必呢！並且我也不會還要惹人家的笑話。

卡彭諾瓦 你這好滑的工夫還不算大。你既愛着，總要學一下子纔對。就說你不知道規

短，那末能做個樣子也好；總比較的還有道理一點；否則，祇聽見你口頭上說着，不見你切實去辦，那就有什麼意思呢！唔，我要去禱告上帝；你們不要阻礙我的事情。

瓦爾瓦拉 我都要出去。

卡彭諾瓦（和藹態度）我怎麼辦呢！你等着罷！等到你的時候到來，你便可逛去。現在都還坐一會子罷！（卡彭諾瓦和瓦爾瓦拉出）

卡答隣（一人憂愁起來）唔，現在我們家裏寂寞得多了！唉，好煩悶啊。有幾個孩子也還好！這個多氣悶啊！可惜我沒有小孩子；要不然，可以同他們坐在一塊兒遊戲。我很愛同小孩子們談話，他們全是天神。（停頓了一會）如果我小的時候便死去，那也很好！從天空裏到地上萬事萬物，都覺得快樂萬分。或者隨心所欲，飛到人跡不至的地方去。或者飛到田地裏去，順着風兒從這樹枝飛到那樹枝上，彷彿蝴蝶一般。（悄悄想了一會）我就是這樣辦；我按着預定做點工；再到鋪子裏去買點布，縫幾件襯衫散給窮人。他們一定要替我禱告上帝。我同瓦爾瓦拉坐在一塊兒縫衣，不知不覺日子便能快快

過去；那時候奇虹也就快回來了。（瓦爾瓦拉入）

瓦爾瓦拉（在鏡前用手巾包頭）我現在出去遊逛，格拉沙已經給我們在花園內鋪牀，母親也允許了。在花園內覆盆子樹後面有一扇小門，母親把他鎖上，把鑰匙藏將起來。我偷偷的把他取來，放個別種鑰匙在原處，使他覺會不出來。也許這個還有用處呢。

（授鑰匙與卡答隣）如果我看見他，便看他說，讓他到小門那邊來。

卡答隣（推開鑰匙，露出驚懼的樣子）做什麼！做什麼！沒有用處！沒有用處！

瓦爾瓦拉 你沒有用處，我有用處呢！請你拿着，不要給我搗亂。

卡答隣 你怎麼這樣陰沈呢！這樣子能夠麼！你想過了沒有？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瓦爾瓦拉 唔，我不愛多說話；並且也沒有功夫我要去遊逛了。（出）

卡答隣（手裏握着鑰匙，一人獨語）他做得是甚麼事情呢？他想些什麼呢？瘋子，簡直是瘋子！這是害人的東西，應該挪開他，遠遠的挪開他，挪在河裏，永遠找他不到！這個東西彷彿煤似的能夠燒手！（想了一會）我的妹妹恐怕要因此受苦，在不自由裏遭

有什麼喜歡呢！發出了一點事情，便又喜歡起來。一點也不想，一點也沒有判斷力，那麼麼能夠呢！等到了受了害，便終生受苦，哭泣一世，卻還比從前不自由起來。（停頓了一下）不自由真苦啊，真苦啊！誰因着他哭泣呢！而以我們這些婦人爲尤甚。譬如現在我呢！我活在世上，不見一點光明！就是將來，不會見着越往後去，境況越壞。現在卻又有一件罪過到我身上來了。（悄悄想了一會）要不是這樣的婆婆呢……他摧殘着我……因爲他，這個家庭裏滿含着隆冬的氣象；連牆壁都使我厭惡起來。（憂憂愁愁的看着鑰匙）扔開他麼？大概應該扔開他，他怎麼會到我手裏來的呢？這個明明是來誘惑我的（靜聽）唉，誰來了，連心都丟了。（把鑰匙藏在懷裏）沒有……誰也沒有……我怎麼這樣害怕！竟藏起鑰匙來……這也不知道怎麼會事了！可見那命運讓我這樣做！是如果我能見他一次，那也有什麼罪呢！就是同你說幾句話，那也不要緊啊！並且我對於我丈夫怎樣呢……因爲他自己不願意。也許這種機會一世也找不出來。有了機會，卻不會利用；那就怨着自己罷。我說的話，是自騙自麼？我就是死，也要見他一面。我在誰

面前裝假呢……扔開鑰匙！世界上沒有這樣子的他現在於我有用……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已經能見那鮑里司的面了！唉，晚上不趕快到來啊……

第三幕

第一場

舞臺飾着一條大街。街旁是卡彭諾瓦家的大門，門前放着一張石凳。卡彭諾瓦和費克陸薩坐在石凳上面。

費克陸薩 末日到了，瑪佛，意格挪奇夫納，末日一定到了。在我們這個城裏還算是天堂，並且也十分清靜，可是在別的城裏卻簡直亂得很，人聲喧嚷，街上不斷着車馬行人！那些人全在那裏徘徊徬徨，一個到這裏去，那個到那裏去。

卡彭諾瓦 我們也不必怎樣忙着；一個人好好活着，何必每天忙亂。

費克陸薩 不，我們城裏所以這樣清靜的緣故，因為許多人，就拿你這個人來說，差不多全是有德行的人，所以做什麼事情都顯得又清冷，又安寧。並且這種亂跑究竟有什麼意思呢？全是些俗事的奔走！譬如在莫斯科城裏，那些人前前後後的跑着，也不知道爲

什麼緣故。那也不過是俗事的奔走！奔忙的人便喜歡亂跑。他以為他爲事而跑；可憐他們終日忙着，卻不會識人；他們夢想沒有人來哄騙他；其實終是個夢想，於是就憂愁起來。有些人又想他正在那裏逢迎熟識的朋友，其實那些腦筋清楚的人立刻就看出他是一個人都逢迎不上的；但是這個人卻還在那裏忙着逢迎人，因爲這些人坐下來前面就有雲霧將他擋住，所以忙碌也是沒有用處。你們這裏在這種極好的晚上，很少人出往門外來坐着；但是在莫斯科現在卻滿處都是遊戲場所；街上行人正在那裏喧喧嚷嚷的鬧個不了，有些人還罵着火蛇，那也是爲着迅速的緣故。

卡彭諾瓦 這個我早就聽見過了。

費克陸薩 我卻親眼看過；自然有些人因爲忙碌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便把機器指示着，他們把這個東西叫做機器，但是我看見他怎樣使着兩掌行動起來。

卡彭諾瓦 起名是無論什麼都可以的，就是叫他做機器也不要緊；那些人很傻，什麼事情都相信。至於我，卻就是你肯散給我金子，我也不去。

費克陸薩 你怎麼這樣激烈！我在莫斯科還會親眼見過一樁事情。我早晨出外走着，那時候天剛黎明，看見在一所極高的房子上站着個黑臉的人，你自己也能知道是誰。他兩手不住的亂動，彷彿撒些什麼東西，卻一點也撒不出什麼來。那時我猜着他在那裏撒糠穀，但是那些人因為白天忙碌得很，便不知不覺的把他收拾起來。因為這個他們纔奔跑，因為這個那些女人全卻這樣瘦，在臉上老露出憂愁的容貌。

卡彭諾瓦 這個全是可以有的事情！現今時候還有什麼可以驚奇的呢？

費克陸薩 時候真艱難啊，真艱難啊！時候快要縮短了！

卡彭諾瓦 怎麼，縮短麼？

費克陸薩 自然不是我們這些忙碌的人所能覺會出來！那些聰明的人，卻覺着我們的時候已經逐漸縮短。冬和夏本來互相拉扯着，誰都等不及誰完，但是現在卻看不見他們怎樣飛。日子和時間彷彿全都停頓着；時候因為我們的罪孽，漸漸的縮短起來。這是那些聰明的人所說的話。

卡彭諾瓦 還有比這個更壞的來呢。

費克陸薩 不過我們也活不到這個時候了。

卡彭諾瓦 也許能活得到的。(提闕意入)你怎麼這般晚還在那裏閒走?

提闕意 誰能禁止我呢?

卡彭諾瓦 誰禁止怎麼能呢!

提闕意 那就不必多說了。怎麼，我在那裏呢?你還在這裏!這裏怎麼全是水鬼……

卡彭諾瓦 你不要這樣提高着嗓子!你去找比我還賤的。我給你道路走去!走你的道罷。

費克陸薩，我們回家去罷!(立起身來)

提闕意 站着，站着!不要生氣。回家還來得及;你的家並不住在山後邊，卻就在這裏。

卡彭諾瓦 你如果有事情，就請你好好兒說。

提闕意 沒有什麼事情;我喝醉了!

卡彭諾瓦 怎麼，你要我誇獎你這件事情麼?

提關意 也不要誇獎，也不要罵。我現在已經喝醉；事情也就完了。既沒有睡醒，那末這件事情也無從更改。

卡彭諾瓦 那末去睡罷！

提關意 我往那裏去呢！

卡彭諾瓦 回家！往那裏去！

提關意 但是我不願意回家呢？

卡彭諾瓦 請問你，這是什麼緣故呢？

提關意 因為我家裏有戰爭。

卡彭諾瓦 誰在那裏戰爭呢？並且也祇有你一個兵啊。

提關意 我是兵麼？這是怎麼會事？

卡彭諾瓦 什麼沒有什麼？就是體面也不算大，因為你一生祇同婦女們打仗。

提關意 他們是應該降服於我的。難道我要降服於他麼？

卡彭諾瓦 你這個人真使我奇怪得很：家裏人有這麼許多，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取得你的喜悅。

提闕意 你到這裏來！

卡彭諾瓦 唔，你要我做什麼事情？

提闕意 請你安慰我，讓我的心靜一下子。在全城裏祇有你一個人能夠安慰我。

卡彭諾瓦 費克陸薩，你去吩咐他們預備些吃食。（費克陸薩去）你安靜點罷！

提闕意 我不能够安靜，我一安靜更壞。

卡彭諾瓦 誰又惹你的怒呢？

提闕意 從早晨起就這樣了。

卡彭諾瓦 大概有人來問你借錢。

提闕意 實在是討厭，整天一個個來附黏在我身上。

卡彭諾瓦 如果附黏，那也是應該的。

提闖意 我明白你的意思；現在我的心這樣擾亂，你要叫我怎麼辦呢！因為我固然知道

這個應該交出，卻終不能夠露出善良的顏色。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應該給你，但是你如果來向我請求——那末我一定要罵。我給是可以給，卻是離不了罵。因此祇要有人向我提起一個錢字，我的心就燒炙起來，那時候我不管誰都要罵。

卡彭諾瓦 因為在你頭上沒有長輩，所以你就可以任性胡爲了。

提闖意 不，你靜着罷！我這個歷史很有意思。我一時性起，便把人罵得要死。以後卻能夠跪着向我罵的人求恕。我常事後朝着鄉人下跪。有時候還跪在院子裏，泥土上，當着衆人。

卡彭諾瓦 爲什麼你故意這樣呢？唉，這個是很不好的。

提闖意 怎麼是故意呢？

卡彭諾瓦 我知道，我看得出來。你看見那人的來意是有所請求，你便故意惹出自己的氣來；因為你知道誰都不願意向着生着氣的人請求。你說對不對呢！

提闊意 唔，怎麼了？誰都不憐惜自己的善德啊！（格拉沙入）

格拉沙 太太，吃食已經預備好，請罷！

卡彭諾瓦 去罷！隨便吃一點去！

提闊意 好罷！

卡彭諾瓦 我很感謝你！（讓提闊意前走，自己跟在後面走來。格拉沙又着手站在門那裏。）

格拉沙 鮑里司來了，不是來找他伯父的麼？唔，怎麼這樣游逛？竟這樣遊逛。（鮑里司入）

鮑里司 我的伯父在你們家裏麼？

格拉沙 在我們家裏，你願意見他麼？

鮑里司 家裏派我來問問，他在那裏。如果你這裏，那末讓他坐着罷。誰需要他呢？他——出去，家裏纔喜歡呢。

格拉沙 我家主婦請他到我們家去，他（指女）也快要把他制服住了。我很傻，同你站

着這裏做什麼再見罷。(出)

鮑里司 唉，上帝啊！能見他一面纔好呀！這家是進不去的；非被叫不能夠走進去。那真要命呀！住在一個城裏，互相隣近着，每禮拜能在教堂裏或大道上見一面，那還算不錯！但是在這裏卻一出了嫁，就像埋葬在土裏一般。(停頓了一會)如果永遠見不到他，那也不要緊！卻有時還能當着多人面前看見他的後影；衆眼不住如同閃電似的監察着。不過叫人傷心罷了。就是自己也不很舒服。每逢出去游逛，老走到這個門那裏來。爲什麼我到這裏來呢？要見他是絕對不能的了，如果更要同他談話，那更於他身上有絕大的不利。唔，我算不幸呀！(徐步走着，庫里斤迎面來。)

庫里斤 先生，怎麼打算游逛麼？

鮑里司 是，一個人在那裏閒逛；今兒天氣很好呀。

庫里斤 現在游逛是最好的時候。地方又清靜，空氣又好，伏爾喀河上蘆草那裏吹來一陣陣的花香，天上又很清潔……先生，我們到來樹道那裏去罷，那邊沒有一個人。

鮑里司 去罷！

庫里斤 我們這個城真很奇怪！做好了夾樹道，卻沒有人去逛。在節期裏雖然還有人來，但是裝着樣子是逛，其實還是來誇耀自己美麗的服裝。平常在那裏祇能遇見幾個喝醉酒的人，從飯店裏走回家去。窮人又沒有工夫來閒逛，他們整天到晚忙着做工。一天祇睡三個鐘頭。至於富人卻做些什麼事情呢？他們不出去逛，並且不呼吸些清新的空氣麼？不是的，他們家的大門早就嚴密的關着，還放出惡狠狠的狗來……你以為他在那裏做事並且祈禱上帝麼？不，先生！他們關着大門也並不祇為防賊，是要讓外邊人看不見他們怎樣虐待自己的家族。這種因為關鎖所發生許多未見未聞的事情真要叫人淚下呢！先生，怎麼能對你說呢！你自己也能理會出來。他們關着門究竟荒蕩些什麼事情，誰也看不見，不知道，見着的祇有上帝一人罷了！有人說，你在人前，在街上也許可以管着我，但是到了家庭，便沒有你的事情；我家有鐵鎖，有圍牆，有惡狗。家庭是秘密的事情！先生，這種秘密也祇有他一個人喜歡，不關着別人什麼事情。並且這個什麼叫做

秘密呢？誰還不知道他麼！搶着那些孤兒女，親戚，姪子，虐待他們，使他們對於他所說的一句話不敢略有駁斥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秘密！先生，你知道遊逛的人是誰呢？也不過是少年男女罷了。他們從睡夢裏偷出一兩個鐘頭來，便出來雙雙遊玩，你看，那不是一對麼！（庫得略茲和瓦爾瓦拉在一邊互相擁抱着，不住的接吻。）

鮑里司 他們接吻呢。

庫里斤 這個不關我們的事情。（庫得略茲去，瓦爾瓦拉走近自家大門，招呼鮑里司。）
里司 正要走將過去。（先生，我到這夾樹那裏去了。怎麼會阻礙你的事情呢？我在那裏等着。）

鮑里司 好，我立刻就來。（庫里斤行）

瓦爾瓦拉 （裹起頭巾來）你知道卡彭諾瓦花園後那個小澗麼？

鮑里司 我知道的。

瓦爾瓦拉 晚上你可以到那邊去。

鮑里司 做什麼事？

瓦爾瓦拉 你真傻啊！你不妨去那邊就能見出什麼事來。唔，趕快走罷，人家等着你呢。

（鮑里司去）他還不知道呀！讓他現在想一下子。我卻早就知道卡答隣是忍耐不住了。（進大門去）

第二場

那時候是晚上。舞臺上佈着小澗，上面樹木十分茂盛；上面是卡彭諾瓦家花園的圍牆和小門；旁邊是一條小道。庫得略慈帶着一個七絃琴，走將過來。

庫得略慈 沒有一個人。他在那裏呢！唔，坐着等了一會兒罷。（坐在石上）煩悶得很，不如唱個歌兒罷。（唱起歌來）

「頓斯基的哥薩克正在那裏飲馬，

好少年站在門傍，

站在門傍，獨自思想起來，

思想着怎樣害他的妻子。

那妻子怎樣求着丈夫，

跪在地下拜他

說，你有極慈善的心！

你不要在天剛晚時殺我，害我！

你殺我，害我須在深夜時候！

讓我們那鄉隣睡着，

讓我那可愛的孩子甜甜的睡着！

（鮑里司入）

庫得略慈 （止唱）是你呀！你也來游逛呀！

鮑里司 庫得略慈，是你麼？

庫得略慈 鮑里司，是我。

鮑里司 你在這裏做什麼事？

庫得略慈 我麼？我在這裏，我就有事。沒有事決不來。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鮑里司 （看着四圍風景）庫得略慈，我必須在這裏留着，但是你，我想是一樣的，你可以到別個地方去。

庫得略慈 不，鮑里司，我看你在這裏還是第一次，我在這裏卻十分熟識，那些小道也都被我踹盡。先生，我很愛你，我很願意爲你盡力；但是在這個道上我同你不如各自爲謀，免得發生什麼罪過。勸說比銀錢還好呢。

鮑里司 滑娜，你怎麼啦？

庫得略慈 什麼滑娜！我知道我是滑娜。不過你走你的路，也就完了。你自己辦去，你自己同他逛去，誰都不來管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怎麼辦！

鮑里司 你白白的生氣；我腦筋裏並沒有嫌惡着你。如果人家不叫我來，我也是不會來到這裏的呀！

庫得略慈 誰叫你來的？

鮑里司 我自己也理會不出來，實在糊塗得很。那位姑娘在街上遇見我，讓我到這裏來，到卡彭諾瓦家花園後面小道傍邊。

庫得略慈 究竟這個人是誰呢？

鮑里司 我也可以老老實實對你講，你不會傳揚出去麼？

庫得略慈 說罷，不要害怕！我決不會說出去。

鮑里司 我這裏一點也不知道你們的秩序和習慣；但是事情是這樣的……

庫得略慈 你是愛上個人麼？

鮑里司 是的。

庫得略慈 唔，這個不要緊。我們這裏關於這件事情是隨便的。姑娘可以隨便出遊，父母

不去管他。不過已嫁的女人那就應該關着門坐着。

鮑里司 這就是我的憂愁呀！

庫得略慈 難道你愛上已嫁的婦人麼？

鮑里司 已嫁的婦人。

庫得略慈 唉，鮑里司，應該挪開呀！

鮑里司 說得真容易——挪開！你固然不要緊；挪開了一個，找到了別個。但是我不能這樣的！我既然愛了個人……

庫得略慈 那你不是簡直願意害死他呀！

鮑里司 不，那怎麼能呢！我願意害死他呀！我祇願意在什麼地方見他一下，別的一點也不希望。

庫得略慈 你怎麼能這樣保證自己呢！這裏是怎樣的人！你自己也知道，個個都吞噬人的神氣。

鮑里司 唉，不要說這個事情！請你不要使我害怕！

庫得略慈 他愛你麼？

鮑里司 我不知道。

庫得略慈 你們相見過了沒有？

鮑里司 我祇有一次同着我伯父到他家裏去過。在教堂裏和夾樹道上都會遇見過。唉，你還沒有看見過他那種禱告的樣子哩！他臉上露着安琪兒的笑容，發出極大的光亮。

庫得略慈 那就是年輕的卡答隣麼？

鮑里司 是他。

庫得略慈 是這樣唔，恭喜！

鮑里司 有何可喜？

庫得略慈 既然人家叫你到這裏來，這件事情一定是能成功的了。

鮑里司 難道是他吩咐的麼？

庫得略慈 不是他，是誰呢？

鮑里司 不，你鬧玩笑呢！這是不可能的。（打着頭）

庫得略慈 你怎麼了？

鮑里司 我喜歡得要發瘋了。

庫得略慈 這個有什麼可以發瘋的呢！不過你要謹慎些，不要使他受苦！他丈夫固然是個傻子，他婆婆卻很厲害呀。（瓦爾瓦拉入）

瓦爾瓦拉 （站在小門那裏唱起來）

「小河後邊我的滑娜在那裏逛着，

在那裏逛着……」

庫得略慈 （續下去）

「買着貨兒……」（吹起哨來）

瓦爾瓦拉 （順着小道下來，用頭巾掩着臉兒，走到鮑里司身傍。）你且等一會兒。（對

庫得略慈說）我們到伏爾喀那裏去罷。

庫得略慈 你怎麼這般長久？等你多少時候了！你知道我不喜歡這樣呀！（瓦爾瓦拉一

手抱住他，兩人走去。

鮑里司 我彷彿做夢呀！這種晚上，這種歌兒，這種相見！兩人還抱着走。這種事情真使我又新奇，又高興！並且我等些什麼！也不知道等些什麼，想不出來。我的心跳得厲害，神經震動得很。現在我簡直想不出來怎麼同他說話；精神也頹唐了，膝蓋也麻木了！那不是他來了呀！卡答隣順着小道下來，用白頭巾掩着臉，雙眼垂地。兩人半天不說話。卡答隣，是你麼？（停頓一會）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呢。（停頓一會）你知道我怎樣愛你呀！（打算拉他的手）

卡答隣 （眼睛依舊不擡起來，露出驚慌的樣子。）不要動我，不要動我，唉！

鮑里司 不要生氣呀！

卡答隣 離開我！離開這裏，可怕的人！你知道我永沒會犯過這樣的罪過呀！

鮑里司 不要趕我呀！

卡答隣 爲什麼你來？爲什麼你來？我已經出嫁，我還要同着丈夫一塊兒活到老死

呢……

鮑里司 你自己讓我來的……

卡德隣 你是我的仇敵，你捕着我罷！

鮑里司 我不如不見你呢！

卡答隣 （驚擾起來）我怎麼自己預備呢！我的地位在那裏？

鮑里司 你安心着罷！（拉他的手）請坐着罷！

卡答隣 爲什麼你願意使我受苦呢？

鮑里司 我愛你甚於全世界，甚於自己；我怎麼會願意使你受苦呢？

卡答隣 不，不！你害死我了！

鮑里司 難道我是惡人麼？

卡答隣 （擦頭）害死了，害死了！

鮑里司 那不如讓我自己受苦！

卡答隣 我這樣離開家裏，晚上到你這裏來，你怎麼不是害我呢。

鮑里司 你的意志使你這樣。

卡答隣 我並沒有意志。如果我有自己的意志，我也不到你這裏來了。（擡頭看着鮑

里司。許久不說話。）現在在我的身體早爲你的意志所支配，你難道不見麼！（投到鮑里

司頭上）

鮑里司 （抱着卡答隣）我的命呀！

卡答隣 你知道麼？現在我忽然願意死了！

鮑里司 我們很好的生活着，爲什麼要死呢？

卡答隣 不，我不願意活！我已經知道我不會活了。

鮑里司 不要說這個話，不要使我憂愁。

卡答隣 你很好，你是自由的哥薩克，但是我……

鮑里司 我們的愛情誰都不知道！難道我不憐惜你麼？

卡答隣 唉！爲什麼可憐我，誰都沒有錯，——自己是這個樣子，不要可憐我，不如害我！人家全知道，全見出我所做的事情！（抱着鮑里司）我爲着你既不怕什麼罪孽，難道還怕人間的審判麼？

鮑里司 唔，不必想到這層，現在我們的幸福正好着呢！

卡答隣 不錯！思想和哭泣且等到閒暇的時候。

鮑里司 我卻有點害怕；我想你要趕我。

卡答隣 （含笑）趕呀！趕到那裏呢！不必說這話。如果你不來，我也許要自己到你這裏來呢。

鮑里司 我不知道你愛我。

卡答隣 我早就愛了。你一到我們家裏來，就犯了罪孽。我一看見你，便不自在起來。如果你第一次就招手叫我，我也要跟着你走；就是到天邊去，我也跟着你，絕不返顧。

鮑里司 你丈夫出門很久麼？

卡答隣 兩個禮拜。

鮑里司 啊，那末我們還可以逛呢！時候很多。

卡答隣 我們還可以逛呢。不過那邊……（悄悄想了一下）如果門閃關住，那就死了！

如果不關，那末總有機會來和你相見！（庫得略慈和瓦爾瓦拉入）

瓦爾瓦拉 唔，成功了麼？（卡答隣把臉兒藏在鮑里司胸間）

鮑里司 成了！

瓦爾瓦拉 你們去逛去，我們等着。如有什麼要緊事情，滑娜可以吹哨喊你們。（鮑里

司和卡答隣去。庫得略慈和瓦爾瓦拉坐在石上。）

庫得略慈 你真想好這樣好法子，從園門裏走出來。這個實在是很方便的。

瓦爾瓦拉 那全是我。

庫得略慈 你偷取這個東西，母親不覺得麼？

瓦爾瓦拉 並不覺得。

庫得略慈 不怕他覺察出來麼？

瓦爾瓦拉 他這個時候正睡得很甜；到早晨纔醒呢。

庫得略慈 這個怎麼能知道呢！如果他忽然醒過來……

瓦爾瓦拉 這個也不要緊！我們那小門在花園裏面是鎖着的。如果他來打門，我們不去管他。到明天早晨我們可以說睡得太甜，沒有聽見。並且格拉沙還守着；有一點什麼聲響，他就咳嗽一聲。所以這是不不要緊的。（庫得略慈彈起絃琴來。瓦爾瓦拉靠在庫得略慈肩上聽着。瓦爾瓦拉打個呵欠。）幾點鐘了？

庫得略慈 一點鐘。

瓦爾瓦拉 怎麼你會知道？

庫得略慈 巡役正在那裏打梆呢。

瓦爾瓦拉 （打呵欠）是時候了。你喊他們罷。明天我們早點出來，多游幾時。

庫得略慈 （吹個哨兒，大聲唱着。）

「全回家了，回家了，

我卻不願意回家。」

鮑里司（在舞臺後面）聽見了！

瓦爾瓦拉（立起身來）唔，再見罷！（打了個呵欠，兩人接吻起來。）明天來得早些呀！

（看着鮑里司和卡答隣走過來的那方面。）我們現在暫且離別，明天再見罷！（打着

呵欠，伸着腰兒，卡答隣跑入，鮑里司跟在後面。）

卡答隣 唔，走罷，走罷！（順着小道上走，卡答隣回過身來。）再見罷！

鮑里司 明天見！

卡答隣 是，明天見！晚上做着什麼夢，明天說一說！（走近小門）

鮑里司 一定要說。

庫得略慈（按絃而歌）

「游玩已倦，

游到晚霞時候！

好生去睡，

睡到晚霞時候！

瓦爾瓦拉（在小門那裏唱起來）

「游玩已倦，

游到早霞時候！

好生去睡，

睡到早霞時候！

庫得略慈

「小霞正忙着，

我回家去也……」

第四幕

臺上飾着將次損壞的老建築物的圍廊，上面還遮着天蓋；下面四處都是青草和樹樑；頂格後面可以望見伏爾喀河。許多遊客在頂格後面走來走去。

甲 游客 雨下了一陣，怎麼不打雷呢？

乙 游客 看着，快打雷了。

甲 恰好這裏還有藏身的地方。（走到天蓋下邊）

某婦人 許多人全去遊逛夾樹道。因為是節期，所以大家全走出來。許多商家的婦女都穿得十分齊整。

甲 往那裏去藏一下子。

乙 你看，許多人全聚到這邊來了！

甲 （向牆壁一看）這個地方從前全都粉飾過。現在卻差不多又壞了。

乙 是，自然曾經粉飾過的。現在卻已經殘毀得不成模樣。火災後也沒會修理。你記得這邊會燒過一次火，那是前四十年的事情。

甲 這邊畫的是甚麼東西，簡直很難明白他。

乙 這是火的地獄。

甲 是的。

乙 各種人都在這裏走着。

甲 是，是，現在明白了。

乙 各種官也來。

甲 黑人呢？

乙 黑人也有。

甲 兄弟，這是什麼意思呢？

乙 這個名叫「利脫佛之頹廢」，那不是戰爭麼？我們同利脫佛人的戰爭。

甲 利脫佛是什麼？

乙 利脫佛就是利脫佛呀！

甲 有人說，他們是從天上墮到我們那裏的。

乙 我不能夠對你說，從天上就從天上。

某婦人 還講什麼呢！全都知道是從天上下來的，那些同他戰爭的地方全堆着墳墓，以

作記念。

甲 啊，是這樣子呀！這就對了。（提闢意入，庫里斤頭上沒戴帽子，隨着進來，許多人都向他鞠躬，露出恭敬的神氣。）

提闢意 你們全避在這邊呀！（對着庫里斤）你離開我罷！離開我！（怒氣）傻瓜！

庫里斤 先生，這件事情對於所有居民都是有利益的。

提闢意 你走開罷！什麼利益！誰要享受這種利益？

庫里斤 先生，就是爲着你也行。可以在夾樹道上清潔的地方安置起來，並且經費還是

很省的：一根石柱，一塊圓的銅板，還有一根極平常的直桿。我都估計好，數目我可以自己畫。你無論幾時出去遊逛，走到那裏，便立刻能看見幾點鐘。並且這個地方就很好看，樣子也不錯。也許有旅行人走到我們這裏來賞玩風景，看見這個樣子，一定心裏很喜歡，並且讚美。

提闕意 你怎麼儘說些胡話。我簡直不願意同你談話。你應該預先知道我現在有精神來聽你這個傻子的話不能。我同你是平等的麼？這麼一點小事，便把他看得這般重大。庫里斤 如果我辦得是自己事情，那個我實在是錯了，但是我是爲着公共的利益。爲社會化費十幾個盧布那個算什麼呢！再多也不要呀。

提闕意 也許你打算偷；誰知道你呢。

庫里斤 我既願意白費力量來做這件事情，那末我怎麼能偷呢？這裏人全知道我，卻不說我的壞話。

提闕意 讓他們知道罷了，我卻不願意知道。

庫里斤 你爲什麼要辱清潔的人呢？

提闕意 你想我能尊敬你麼？我願意怎樣想你，就怎樣想你。別人看來，你是清潔的人，我卻看你做強盜，也就完了。你願意聽我這個話麼？你就聽着！我說你是強盜，你還要同我打官司麼？你須知你自己是個昆蟲。願意就看待你，不願意就踐踏你。

庫里斤 先生，我是個小人，你辱我也不要緊。但是恐怕於你的盛德有累。

提闕意 你敢罵我呀！

庫里斤 我怎麼敢罵你呢！我所以要稟報於你的緣故，因爲我想你一定能爲全城謀利益，你很有力量；也很願意做好事。現在譬如說：我們這裏時常打雷！卻沒有裝按避雷針。

提闕意 （傲態）那定是無用的東西！

庫里斤 既然很有成績，怎麼能說是無用的東西呢。

提闕意 你的避雷針是什麼做的？

庫里斤 鋼的。

提闕意 (怒意) 還有什麼?

庫里斤 鋼桿。

提闕意 (越發生氣起來) 聽見是桿子, 你這可惡的人; 還有什麼? 放了桿子! 還放什麼?

庫里斤 沒有什麼了。

提闕意 據你看來, 雷是什麼東西呢? 唔, 說罷!

庫里斤 那是電氣啊。

提闕意 (躁足) 怎麼又是電氣! 唔, 你怎麼不是強盜呢! 打雷是上天示罰我們, 叫我們

反省的意思, 你卻想用幾根桿子來抵擋他。你是韃靼人麼? 你是韃靼人麼?

庫里斤 我不是韃靼人。你不要這樣……

提闕意 你說這些話, 應該把你送到警士那裏去, 看他怎麼對付你! 唉, 你們聽他說的是

什麼話呀。

庫里斤 沒有法子, 祇好屈服着罷! 等我身邊有一百萬盧布的時候, 再來說罷。(搖手而

行)

提闔意 怎麼，你想偷誰啊！扣住他！這個作偽的男子！這是什麼人呢？我簡直的不知道。

(朝着衆人說) 衆位看看我簡直不願意生氣，他卻又來惹我生氣，滾他的罷！雨止住了沒有？

了沒有？

甲 大概止住了。

提闔意 大概！你這傻子，快去看去罷。又是大概！

甲 (從天蓋上出來) 止住了！(提闔意出，衆人隨在後面。舞臺上空了幾分鐘。瓦爾瓦拉

入，四處看望了一下。)

瓦爾瓦拉 大概他在這裏！(鮑里司在舞臺深處走着) 喂，喂！(鮑里司回頭望) 這邊

來！(他揮着手兒。鮑里司入。) 卡答隣的事情叫我們怎麼辦呢？你須想個法子纔好！

鮑里司 什麼事？

瓦爾瓦拉 禍事，也就是如此了。你知道他的丈夫來了麼？並不等着他，他卻來了。

鮑里司 不，我不知道。

瓦爾瓦拉 他簡直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鮑里司 他離開家裏纔十天呀！現在我是見不到卡答隣的了！

瓦爾瓦拉 唉，你聽着他全身抖索，彷彿發着瘧疾；可憐他不住的在家裏徘徊，彷彿尋找

什麼東西似的。今天早晨他竟嗚咽着哭泣起來。你看，這個叫我怎麼辦呢？

鮑里司 他這個樣子也許一會兒便能過去。

瓦爾瓦拉 他竟不敢擡頭看他丈夫。母親有點覺會出來，這兩天不住的留心監察着他；

因此他顯得不好過。我看着他簡直發愁。就連我也害怕起來了。

鮑里司 你怕什麼？

瓦爾瓦拉 你不知道他呢！他這個人的性質十分奇怪。他什麼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做得

出來……

鮑里司 唉！這個有什麼法子呢？你不如同他好生談一下。難道不能夠勸他麼？

瓦爾瓦拉 我早就試過。他一點都不聽。不如不說的好。

鮑里司 你想他要怎麼辦呢？

瓦爾瓦拉 他一定跪在他丈夫面前，把所有事情全訴說出來。這是我極害怕的。

鮑里司 （恐懼態）也許這樣呀！

瓦爾瓦拉 他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鮑里司 他現在在那裏？

瓦爾瓦拉 他剛同着他丈夫到夾樹道那裏去，母親也同去。你願意，不妨也去。唔，不對，如不去，否則，他更加要失神了。（遠遠裏雷聲隆隆。）打雷麼？（四面望）並且有雨。那些人全來了。請你隱藏起來，我還站在這邊，那末不致於被別人看出破綻。

（許多人陸續進來，內中有卡彭諾瓦，奇虹，卡答隣和庫里斤。）

某甲 女人很害怕，全都忙着隱藏起來了。

某婦 那個怎麼能藏呢！既經出來註定，逃走也是無用。

卡答隣 (跑入) 唉! 瓦爾瓦拉! (拉住他的手不肯放)

瓦爾瓦拉 你怎麼了!

卡答隣 我要死了!

瓦爾瓦拉 你想想清楚! 安一安精神!

卡答隣 不能一點也不能, 我的心已經痛極了。

卡彭諾瓦 (入) 如果人話着能時常對於萬事萬物有所預備; 那末便沒有恐怖了。

奇虹 母親, 怎麼他的罪能够這樣特別呢? 他也同我們一樣, 卻天生就這樣害怕。

卡彭諾瓦 你怎麼能知道呢? 別人的心靈是黑暗的。

奇虹 (玩笑的神氣) 我不在的時候, 也許他有什麼花樣, 我在家裏卻沒有什麼。

卡彭諾瓦 你不在這裏也許有的。

奇虹 (玩笑的神氣) 卡答隣, 懺悔罷, 如果你有什麼罪孽, 千萬不可瞞我; 我全知道。

卡答隣 (看了奇虹一眼) 我的天呀!

瓦爾瓦拉 你怎麼這個樣子！你沒有看見你沒有你是極難受的啊！（鮑里司從人羣中走出，同奇虹鞠躬。）

卡答隣 （喊嚷起來）唉！

奇虹 你怕甚麼！你想着他是外人麼！這個我們熟識的朋友。你伯父康健着麼？

鮑里司 謝謝你，托福罷了！

卡答隣 （對着瓦爾瓦拉）他還有什麼需要於我……我這樣受苦，他還嫌少麼？（倚

在瓦爾瓦拉身上哭泣起來）

瓦爾瓦拉 （大聲使母親聽見）我們跌了一交，不知道他怎麼樣；卻還有許多外人在

這裏胡鬧！（向鮑里司示意，讓他走開，鮑里司便走將開去。）

庫里斤 （出至中央，對着衆人說話）唔，你們怕些什麼！每根草，每朵花都露出喜歡的

樣式，我們卻藏起來，彷彿怕什麼打擊！雷打得人麼？這個不是雷雨卻是恩寵！你們纔是

雷雨呢！北方照着晚霞，——正應該玩賞，並且驚嘆他的偉大。但是你們卻害怕起來，想

着這個一定在海上發生戰事。彗星在天上飛着——真是耀眼得很，並且美得很；應當好生研究他，玩賞他。但是你們卻害怕起來，望着天上，不住的抖索！什麼事情你們全自己造出害怕的心思來，你們這些人呀！我卻一點也不怕。我們走罷。

鮑里司 走罷！在這裏站着纔可怕呢！（出）

卡彭諾瓦 去聽他什麼啊！時候到來，教習就出現。老人還可以這樣說說，少年人還管他呢！

某婦 天上全被烏雲圍住，彷彿戴着一頂帽兒。

甲 那烏雲卻成着團兒，彷彿在裏頭有個活物在那裏轉，正對着我們爬來。

乙 你須信我的話，這場雷雨決不白下。我對你說得很對：因為我很知道，不是打死個人，便是燒毀一所房子。

卡答隣 （靜聽着）他們說什麼話？他們說要打死個人。

奇虹 他們這種話，纔是信口胡說呢。

卡彭諾瓦 你不要自信太甚！他們比你知道得多。老人做什麼事情卻有把握。老人說話不是隨便說的。

卡答隣 （對着丈夫）奇虹，我知道要打死誰。

瓦爾瓦拉 （輕輕對着卡答隣說）你不如靜默着罷！

奇虹 你怎能知道呢？

卡答隣 要打死我呢。請你爲我祈禱。

（那個帶着僕役的貴夫人入。卡德隣喊了一聲，藏將出來。）

貴夫人 藏什麼！不必藏！可見你害怕！不願意死！願意活着！怎麼會不願意呢？——憑着你這樣的美貌！哈哈！美貌呀！你不如祈求上帝，讓他剝奪你的美貌！自己害着，又害別人，那時候便喜歡自己的美貌。許多人全爲着這件事情造成罪孽！輕浮的人因此弄成決鬪，互相殘殺。他們真高興呀！很有節氣的老人竟忘着死，被美貌所迷惑着！誰負這個責任呢？你自己應該負完全責任。時候也快到了！（卡答隣藏在後邊）傻女人，藏那裏去總

離開不了上帝！(雷聲)你們全將在滅不掉的火裏燃燒！(出)

卡答隣 唉！我要死啊！

瓦爾瓦拉 你何必這樣受苦！站在傍邊，禱告一下：心胸間一定輕鬆。

卡答隣 (走近牆傍，跪將下來，卻立刻跳將起來。) 唉！地獄！火的地獄！(卡彭諾瓦，奇虹和瓦爾瓦拉圍着他。) 心全碎了！我再也忍受不住！母親！奇虹！我在上帝面前和在你們面前是有罪的！我不是對你發誓說你不在家的時候我一個人都看不見麼？那知道我這個無道理的人，第一天晚上就從家裏出來了……

奇虹 (失神下淚，拉他妻子的袖子。) 不要說，不要說！你怎麼了？母親在這裏呢？

卡彭諾瓦 (嚴冷的態度) 唔，唔，既經開始，便說下去罷。

卡答隣 十天功夫，我全出去遊逛……(哭泣起來，奇虹想擁抱他。)

卡彭諾瓦 扔開他！同着誰呢？

瓦爾瓦拉 他胡說，他自己也不知所說的是甚麼話。

卡彭諾瓦 你靜默着罷！同誰游逛呢？

卡答隣 同着鮑里司。（雷聲）唉！（倒在他丈夫手上，失去知覺。）

卡彭諾瓦 兒子！這就是自由呀！我對你說，你總不願意聽。現在卻等着了！

第五幕

佈景和第一幕相同。那時候正是薄暮。庫里斤坐在石凳上，奇虹順着夾樹道走着。

庫里斤（唱歌）

「天上遮着夜間的黑暗，

許多人已經閉着眼兒安睡……」

（看見奇虹）先生，好呀！往那裏去？

奇虹 回家去。你聽說我家的事情麼？全家差不多要離散了。

庫里斤 聽說過，先生。

奇虹 我會到莫斯科去一趟，你知道麼？臨行的時候，母親賜我許多訓言，但是一出家門，便任意游逛起來。當時很喜歡，竟能得着自由。一道上總是喝酒，在莫斯科還喝了不少的酒，游逛得連家鄉都會忘記。就是記憶起來，我也沒有這種智慧，能知道這邊發生些

什麼事情，你聽見麼？

庫里斤 聽見了。

奇虹 我現在是個不幸的人！我真受苦呀！

庫里斤 你的母親十分嚴厲。

奇虹 是什麼事情在他方面總有理由，請問你，爲什麼我要受苦呢？我到提關意那邊去，喝了點酒，想着一定輕鬆些；庫里斤，不，更壞了！妻子給我做的是什麼事呀！再壞也沒有
的了……

庫里斤 聰明的事情，先生。

奇虹 不止住！比這個還有更壞的麼？殺他還不够些。母親說：應該把他活活的埋在地裏，讓他死了乾淨！但是我很愛他，我捨不得動他，一毫一髮。打了他幾下，那也是母親吩咐我做的。我看着他真可憐哪！母親屢次虐待他，他卻一言也不答，祇有哭泣。我真不忍看他那種可憐的樣子呢。

庫里斤 先生，我看這件事情總以平和辦理爲妙！你可以饒恕他，永遠不必提起這件事情。大概自己也不能沒有罪呀！

奇虹 這個怎麼說呢！

庫里斤 他終是你的好妻子，你看——他比那個婦女都好。

奇虹 庫里斤，你須明白：我並沒有什麼，我母親卻……難道同你能够說得和麼……

庫里斤 現在你應該用自己的智慧來生活。

奇虹 難道叫我破產呀！人家說決沒有自己的智慧，所以不如一世依着別人生活。我如

果有了錢，一定要被我喝盡；還不如叫我母親管着的好呢。

庫里斤 唉，先生！鮑里司卻怎麼呢？

奇虹 他決定到中國恰克圖去。他伯父派他到一個熟識的商人那裏去做會計員。期限

是三年。

庫里斤 他的情形怎樣呢？

奇虹 他也悲傷得很；不住的哭泣。我常同着他伯父一塊兒罵他——他總是一聲也不言語。他說對於我隨便你們怎麼辦都可以，卻不要使他受苦！他對他也很有憐惜之心。

庫里斤 先生，他是好人呀！

奇虹 行李已經收拾齊楚，馬也預備好了。但是他總十分憂愁。我看他很想同那個女人話別一下。這個固然也不要緊。但是我和他是仇敵呀！

庫里斤 敵怨還解開的好呀！

奇虹 唉，現在我們實在已經弄得四分八裂。親人都成爲仇敵。母親屢次責備瓦爾瓦拉，他氣不過，便逃走了。

庫里斤 逃往那裏去？

奇虹 誰知道呢。聽說是同庫得略慈逃走的，至今還找他不到。這件事情簡直可以說是母親的錯處；因爲他一邊罵他，一邊又把小門鎖住。對他說：『不要關，恐怕鬧出不好事情呀！』現在果然如此，叫我怎麼辦呢？請你教給我怎樣生活的方法。家庭已使我厭

惡人也覺得怕見，做起事來手又不熟。現在我要回家去，走着快樂麼？（格拉沙入）

格拉沙 奇虹。

奇虹 又是甚麼事？

格拉沙 家裏又出不幸事了！

奇虹 唉！又來了什麼事呢？

格拉沙 你的小主婦……

奇虹 怎麼，死了麼？

格拉沙 不，他逃走出去，各處找不到他。

奇虹 庫里斤應該尋找他去！我怕甚麼？不要他因為憂愁便自殺了呀！你以為怎樣？你走

到久麼！

格拉沙 不久！

奇虹 唔，站在這裏做甚麼，快去找呀！（格拉沙去）庫里斤，我們也去！（兩人同去，臺上

空了幾分鐘。卡答隣自相反方面入，慢慢的在舞臺上走着。

卡答隣（一人獨言）什麼地方都沒有可憐他現在正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我祇要同他話別一下，就是死去也很甘心。爲什麼我使他受罪呢？這個樣子我也並不輕鬆！不如讓我一個人受罪！現在我自己喫苦，他也跟着喫苦，自己不幸——他卻受着永世的恥辱。（停頓了一下）讓我想一想，他說的什麼話？他怎樣憐惜我？說些什麼話？（摸自己的頭）想不起來了，全忘了。那晚上多可怕呀！別人全都睡着，我卻在這裏走着；別人全不要緊，我卻彷彿進棺材一般的難受。爲什麼他們不殺死我呢？原先說要殺死我，要把我扔在伏爾喀河裏；那我就喜歡了。他們說：「殺死你，那就是替你脫罪；不然，你活着還是受罪。」但是我已經受罪受够了！我爲什麼現在還活着呢？我既不求什麼安寧，又不求什麼天恩！死卻終不來。你喊他來，他反倒不來。無論聽得見什麼，看得見什麼，這個地方（指着自己的心）終是很痛的。唉，我真悶死了！（走近岸傍，大聲喊着）我的快樂，我的生命，我的心靈，我真愛你呀！（哭泣起來。鮑里司入。）

鮑里司 (沒有看見卡答隣) 這不是他的聲音麼? 他在那裏 (四面望)

卡答隣 (跑到他身傍, 倒在他頭上) 我又見着你了! (在他懷裏哭泣起來, 兩人都不

說話)

鮑里司 唔, 上帝叫我們在一塊兒對哭的呢!

卡答隣 你不忘記我麼?

鮑里司 怎麼會忘記你呢!

卡答隣 唉, 不! 你不生氣麼?

鮑里司 我爲什麼生氣呢?

卡答隣 唔, 饒恕我罷! 我不願意作惡在你身上; 我自己也不自由, 說的什麼話, 做的什麼

事, 我自己也不明白。

鮑里司 你得啦!

卡答隣 現在你怎樣呢?

鮑里司 出去啊。

卡答隣 那裏去？

鮑里司 遠得很，西比里亞去。

卡答隣 同我一塊兒去罷！

鮑里司 這個不能啊！我並不是自己自由出去：是伯父派我去的，馬都已經預備好了；我

祇和伯父告假幾分鐘，想着到我們常見的地方來和這塊地方告別一下。

卡答隣 你去能不要憂我！起初你固然在那裏十分煩悶，以後也就可以漸漸忘了。

鮑里司 你不要講到我了！我是自由之鳥，你卻怎樣？你那婆婆呢？

卡答隣 他磨折我，鎖住我，並且對別人和我丈夫說：『你們不要信他的話，他很狡滑。』

整天有人跟着，看着我露出嘲笑的样子，每句話都帶着責備的口氣。

鮑里司 你丈夫呢？

卡答隣 有時和藹，有時生氣並且打我。他自然嫌惡我，其實他的和藹使我難受，更甚於

動手打人。

鮑里司 你難受麼？

卡答隣 難受得很，還是死的好！

鮑里司 誰知道爲着我們一點愛情竟使你這樣受苦呢！那時候我便跑開，那多好呀！

卡答隣 我們相見總是喜少憂多！以前的事情管他做什麼；不如想一想將來的事情！我

本來祇想見你一面，現在已經見着你；那挑憂愁的擔子已經從肩上卸下來了。但是我

總以爲你生氣着我……

鮑里司 你怎麼了？

卡答隣 不，我全不是這樣說！我爲着你煩悶；我看見你……

鮑里司 這裏沒有人遇見我們麼？

卡答隣 等着，等着！我想對你說什麼話忽然忘了！腦筋亂極了，簡直記不起來。

鮑里司 我還有時候……

卡答隣 等着，等着！

鮑里司 你要說什麼話？

卡答隣 立刻就說。（想了一會）是的！你走在道上，連一個乞丐都不要放過，都吩咐他

們替我那犯罪的靈魂祈禱。

鮑里司 好了，好了！卡答隣，再見罷！（擁抱了他一下，便想走去。）

卡答隣 等着，等着！讓我最後看你一下。（看了半天）唔，你去罷！

鮑里司 （退後幾步，重又站住。）卡答隣，不好呀！你想什麼？我在路上想起你來，那真難

受呀！

卡答隣 不要緊，不要緊！快去罷！（鮑里司打算再走近前來）不必了，够了！

鮑里司 （嗚咽哭泣起來）唔，上帝和你同在！祇求上帝一件事，讓他快點死，讓他不

要多受磨折！再見罷！（鞠躬）

卡答隣 再見罷！（鮑里司出，卡答隣送之以目，站着許久，在那裏悄悄的思想。）

卡答隣 (一人獨語) 現在往那裏去? 回家去麼? 不, 我回家簡直和回到墳墓裏去一般。回墳墓裏去還比這個好得多呢! 我也不想再活於世。爲什麼再活呢? 衆人反對我, 家庭反對我, 連牆壁都反對我! 不回去, 決不回去! 不如一死啊, 我記得了! 他們如果捕住我, 一定要強迫拉我回家……快, 快! (走近岸傍, 大聲說) 我的朋友! 我的快樂! 再見罷! (出)

卡彭諾瓦, 奇虹, 庫里斤和幾個工人攜燈入。

庫里斤 人說在這裏遇見過。

奇虹 這個對麼?

庫里斤 簡直說的是他, 唔, 希望能找到他是活的纔好呀!

卡彭諾瓦 你已經害怕了麼! 這有什麼要緊, 請安心着罷。

奇虹 誰知道他是到這裏來的呢! 這個地方十分人多, 決不會藏在這裏。

卡彭諾瓦 你看他所做的事情! 脾氣真固執極了。

(從各處聚來許多人, 手裏攜着一把燈籠。)

甲 找到麼？

卡彭諾瓦 沒有啊！一定藏在什麼地方。

數聲 這個真稀奇！他往那裏去呢？

甲 也快找到了。

乙 怎麼會找不到呢！

丙 看自己來了。（舞臺後的聲音說道：「唉，船哪！」）

庫里斤 （在岸上）誰嚷？那邊什麼？（臺後聲音道：「一個女人投死了！」）庫里斤同着

幾個人奔過去。）

奇虹 他竟這樣呀！（打算跑過去，他母親攬住他。）母親，讓我走罷！我拉他出來否則，我

自己也……我沒有他怎能活呢？

卡彭諾瓦 我不放你，也不要想着他傷害自己，值得不值得！他替我們做的辱恥事情

還算少呀！

奇虹 放我罷！

卡彭諾瓦 沒有你，還有別人呢！你再這樣，我要罵了！

奇虹 （跪下地去）讓我看他一下子也好呀！

卡彭諾瓦 拉出來再看罷。

奇虹 （立起身來問衆人）沒有看見什麼嗎？

甲 底下黑得很，一點也看不見。（臺後呼聲）

乙 彷彿在那裏嚷，卻分辨不出來。

甲 這是庫里斤的聲音。

乙 那邊有人帶着燈籠在岸上走着。

甲 這裏來了，把他招來了。（幾個人回轉來）

回來衆人裏的一人 庫里斤真是好漢！離岸還近；燈光遠遠照在水裏；他看見了衣裳，便把他拉上來了。

奇虹 活麼？

又一人 怎麼能活呢！高高的投下，正跌在船錨上，便跌死了。還流着血呢。（奇虹奔跑過

去；庫里斤同着衆人搬着卡答隣迎面至。）

庫里斤 這就是你的卡答隣。隨便你怎樣去辦罷！身體在這裏，可以取他去；靈魂卻已經不是你的。他現在正站在賜給你幸福的審判官面前（放在地上，自己便跑走了。）

奇虹 （奔在卡答隣身上）卡答隣！卡答隣！

卡彭諾瓦 得啦！得啦！他纔罪過呢！

奇虹 母親，你害死他！你，你……

卡彭諾瓦 你怎麼啦？難道不明白自己麼？忘着同誰說話麼？

奇虹 你害死他！你！你！

卡彭諾瓦 （對着他兒子）唔，我同你家裏說去。（對着衆人鞠躬）感謝你們的勞力！

（大家還他鞠躬）

奇虹

卡答隣，你好了！我爲什麼還留在世上受苦呢！（倒身在他妻子的屍首上面。）